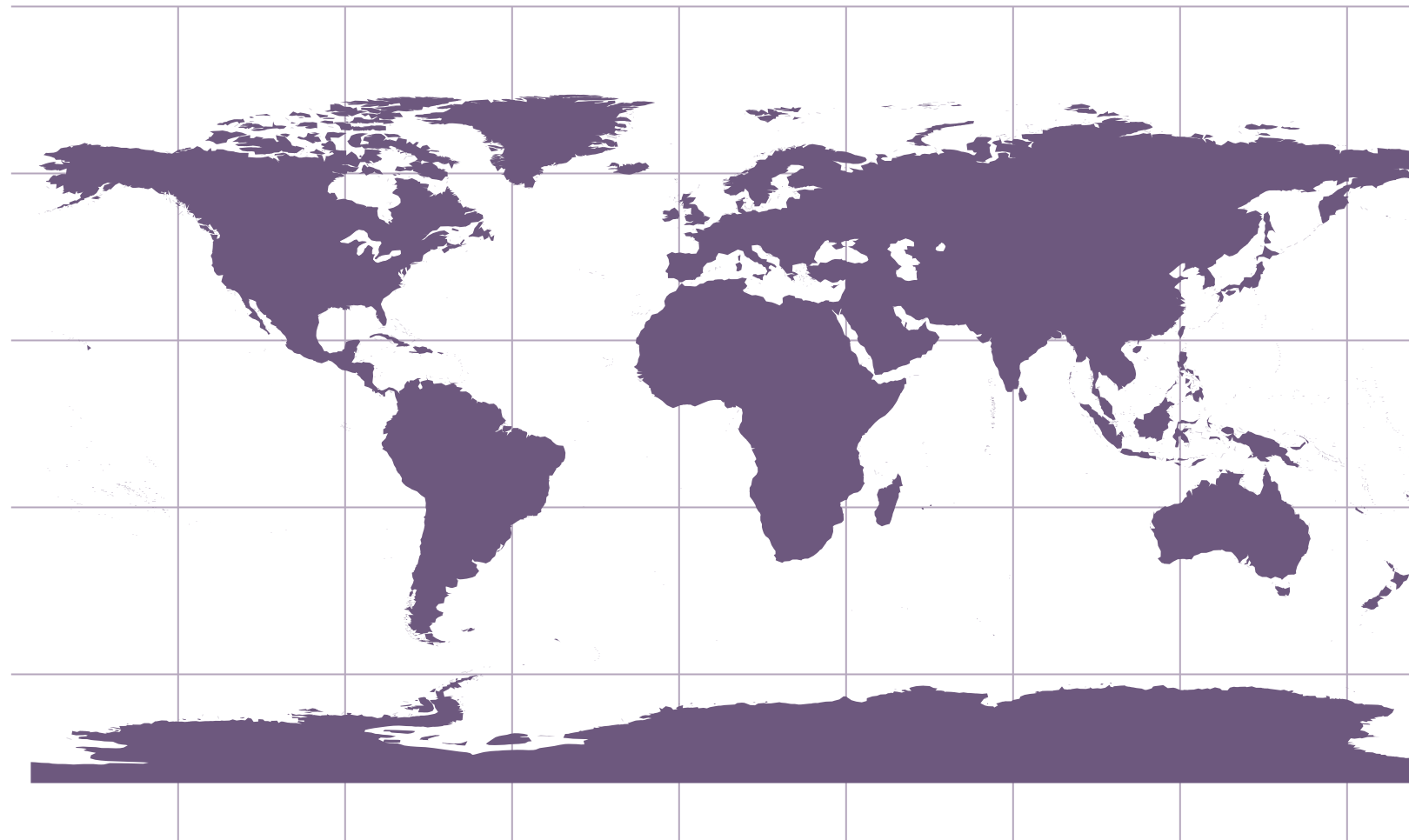


# 2017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



联合国  
纽约，2017年



# 摘要

## 全球宏观经济展望

### 全球经济仍然陷于长期增长缓慢的局面

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估计仅为2.2%，是2009年大衰退以来最低的增长率。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全球投资步伐放缓；贸易增长疲弱；生产率增长缓慢；债务水平偏高。自2014年中期以来，大宗商品低价令许多大宗货品出口国在这些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另外，冲突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将继续影响多个地区的经济前景。

全球经济总量预计在2017年和2018年将分别增长2.7%和2.9%。其缓慢恢复反映一定程度的经济稳定，但并不表示全球需求将迎接强劲和持续复苏。2017年发达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期加速主要将是由于美国去库存周期的结束和日本采取更积极的政策举措。

在经历了连续两年的下滑之后，转型经济体预计在2017年将增长1.4%。该区域几个国家在2014-2015年所遭受的贸易条件恶化带来的强烈冲击已经大致消退。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渐趋稳定，以及急剧的汇率贬值导致的通货膨胀压力有所缓解，发展中国家之中的大宗商品出口国也预计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同时，受益于稳健的国内需求和更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东亚和南亚的总体经济总量将持续比其他区域增长的更快。总体来说，全球经济前景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如果这些下行风险发生，目前所预计的温和增长速度将很难实现。

鉴于需求、投资、贸易和生产率之间的密切联系，如果没有协调一致的政策来恢复投资和促进生产率，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疲弱可能会进入一个自我延续的状况。这将阻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特别是消除极端贫困和为所有人创造体面工作的目标。

### 疲弱的投资是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基础

许多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以及转型经济体的投资增长显著放缓。长期疲软的全球需求减少了企业投资的动力，而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也带来负面的影响。自2015年以来，许多国家在石油和采掘业投资方面出现了急剧收缩，但这些下降主要是周期性的，而不是反映这些国家在转型为非化石燃料密集型经济体的过程中有结构性的进展。对个别国家来说，特别是在那些银行资金仍然不足或金融市场欠发达的国家，缺乏融资渠道是一种制约因素。尽管债券收益率创历史新低，甚至在不少情况出现了负收益率。但发达国家自2010年以来仍然大幅度削减了公共投资，这反映了政府为应对高额政府债务而实施的财政调整政策。自2014年中以来，许多大宗商品出口国的政府为了应对商品收入的大量损失，也削减了急需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投资。另一方面，在一部分东亚、南亚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私营部门投资较弱所带来的影响。

### 长期的投资疲弱是生产率增长放缓的因素之一

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和许多大型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新增资本投资可以影响创新、劳动力技能和基础设施质量等因素。这反过来又能推动技术变革和效率提升，从而影响中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政府对公共产品(如应对气候变化)的支持仍然至关重要。这是由于私人投资者倾向于评估短期内的回报和风险,导致在公共领域的投资不足。在研究开发、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的投资将有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与环境方面的进步,同时也支持生产率的增长。虽然许多国家能用来扩大投资的财政空间仍然有限(特别是在大宗商品收入方面损失严重的大宗商品出口国),但一些大型经济体还是有能力去利用低借款成本来为投资提供资金。

### 最不发达国家的总体经济增长仍然远远低于“至少7%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最不发达国家的总体增长将在近期内仍远远低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但预计将从估计的2016年的4.5%略微上升到2017年的5.2%和2018年的5.5%。低于目标的经济增长对有关医疗保健、教育、社会保障和气候变化适应的关键性公共支出构成风险。其中,应对气候变化对最不发达国家尤为重要,因为最不发达国家仍然极易受到自然灾害和气象条件改变的影响。

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仍然高度集中于一小部分易受价格波动和外部冲击影响的大宗商品,这些国家需要更进一步努力使出口多样化。在目前的经济增长轨道下,最不发达国家近35%的人口可能在2030年之前仍然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如果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不平等的进展速度并未能加快,要在2030年之前消除最不发达国家的极端贫困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到目前为止,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筹集资金仍然困难。从现在直到2030年,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年平均增长率需要维持在11%以上,但这需要未来的投资增长率相对于近期趋势有一个显著的加速。外国直接投资仍然将许多最不发达国家排除在外,或者仍然集中在这些国家的采掘业。各方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调动国内和国际、公共和私人的资源,以实现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 持续改善碳减排需要共同努力,以提高能源效率和促进可再生能源

全球碳排放水平连续两年基本持平。反映了经济活动能源强度下降,可再生能源在总体能源结构中的份额不断上升,以及主要排放国的经济增长放缓。

然而,在全球的层面上,要实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增长之间的持续脱钩仍然有一段距离。尽管各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在2015年超越了发达国家,但可再生能源在全球发电量中所占比例仍然很小。另外,新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在2016年上半年呈现了大幅下降。如果公共和私营部门未能共同努力提高能源效率和促进可再生能源,又或者得不到在国际清洁技术转让和气候融资方面的支持,近年所出现的减排进展可能很容易就会倒退。

## 国际贸易和金融

### 全球贸易停滞不前

不断减缓的全球贸易增长既是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一个因素,但同时也是一个症状。全球贸易量在2016年仅增长了1.2%,是过去30年来的第三低。周期性因素,例如全球需求构成改变和全球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继续限制着全球贸易增长。另一方面,一些在1990和2000年代有利于全球贸易迅速扩张的结构性转变的影响开始减弱,导致贸易自由化进展缓慢。全球贸易增长与世界经济总量增长的比例自1990年代以来大幅下降。虽然全球进口渗透率预计将呈现温和复苏,但全球贸易增长率在未来几年不可能大幅超过世界经济增长率。全球贸易预计在2017年将增长2.7%,而在2018年将增长3.3%。

## 在2030年之前透过缩小投资差距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调动大量财政资源

全球经济增长的长期放缓使得有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长期投资更具挑战性。在这方面，国际金融能为调动国内资源作出关键的补充。在过去15年内，发展中国家虽然在调动国内资源方面保持了稳定的进展，但仍未能填补投资方面的融资缺口。除此之外，国际资本流入仍然不稳定，而且目前在发展中国家资金净流出的现象估计至少会维持到2017年。这一切都突出了要为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所面临的挑战。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低利率促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主权债券。然而，在某些国家，特别是那些还款负担受到重大汇率变动所影响的国家，有关债务可持续性的问题正在浮现。在2015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提供的国际公共资金（包括官方发展援助）有所增加，但仍低于联合国目标。官方发展援助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东道国在应对难民问题方面投入的资源。另外，多边开发银行和通过南南合作提供的贷款在2015年也有所增加。然而，尤其是在最贫穷国家，现有的国内和国际财政资源仍然不足以填补有关可持续发展投资的融资缺口。

## 使机构投资与可持续发展相一致需要改变激励结构

使投资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包括建立可持续和具弹性的基础设施）需要能激励投资模式变化的政策和监管框架。目前的外国直接投资模式与可持续发展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当前大部分基金流动都是用于跨国兼并和收购，对就业和发展的影响有限。长远来说，将3%至5%的机构投资者资产重新分配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长期投资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迄今为止，机构投资者对可持续发展所需的长期非流动资产的投资仍然有限。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往往是短期的，而这正反映在跨境证券投资流动的波动性。不稳定的国际证券投资和银行贷款可能会为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

要使资本市场激励机制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投资相一致和鼓励更大规模的直接投资，决策者可以整理财务治理架构以及引入各种政策组合，包括为外部性定价、建立有效监管框架、运用混合型融资和担保以及通过公共中介机构（如开发银行）来调动私人部门基金。

## 不确定性及风险

### 几个关键的下行风险可能会延长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的时期

全球经济前景仍然面临重大的不利因素和风险，有可能阻碍目前预测在2017年和2018年将出现的温和经济增长加速。其中一些风险源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引入未经测试的货币政策工具（例如日本和欧洲的负利率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仍不明朗。同时，这些措施可能会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导致信贷条件收紧；以及有可能破坏目前脆弱和资本不足的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另外，美国加息的时间点也带来不确定性。美国相对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差异扩大有可能触发金融波动、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本的逆转以及汇率的突然调整。这种波动将加剧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关高债务和违约率上升的脆弱性，并提高借款成本、增加去杠杆压力和增加银行部门压力。

### 美国和欧洲的政策不确定性扩大了全球经济预测的置信区间

国际政策环境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例如，新一届美国政府有关国际贸易、移民和气候变化等重要政策方向的改变仍然面临不确定性。英国脱离欧盟的决定以及其对欧洲货物和工人自由流动的潜在影响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区域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都有可能

为任何预期的商业投资复苏带来负面影响，以及阻碍国际贸易增长，甚至再度拖慢已经疲弱的全球增长。

## 政策挑战与前瞻

### 需要更平衡的政策组合，避免过度依赖货币政策

许多经济体继续过度依赖货币政策来支持其发展目标。为了使全球经济在中期内恢复稳健的增长轨迹，以及解决有关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决策者需要更加平衡的政策方针。除了更有效地利用财政政策外，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能只依赖需求管理，还需要确保宏观经济政策与结构改革和有关政策充分结合，以解决贫困、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等问题。

各国需要更全面的政策工具，但也要根据各自情况进行调整。例如，结构性改革可以包括更广泛地使用收入政策来解决不平等的问题和维持需求，以及使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支持劳动力市场内较脆弱或被边缘化的产业。有效的金融监管和激励措施应调动资源和鼓励在具包容性和弹性的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和绿色技术等领域的投资。此外，对教育、职业培训和研发设施的投资将促进劳动力技能和创新。政策应鼓励建立一个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具有活力的商业环境，包括包容性融资渠道、透明行政程序和有效监管框架。

由于国内资源调动受结构性因素限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需要额外的国际优惠公共资金支持。

### 在新的2030年议程框架下加强国际政策协调

国与国之间需要互相协调，以确保贸易政策、投资政策和其他公共政策之间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并更好地使多边贸易体系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保持一致，确保包容性增长和人人有体面的工作。这需要一个透明的国际服务市场，尤其要促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供应商在国际市场的参与度。另外，各国还需要共同合作，以减少巨大的贸易融资缺口，特别是在非洲的最贫穷国家、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为了确保全球贸易体系能解决发展问题，世界贸易组织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各国在许多其他领域也需要进一步开展合作，包括加快清洁技术转让；支持气候融资；扩大国际公共财政和官方发展援助；加强国际税务合作和解决非法资金流动；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以及协调政策以应对难民和移徙者大规模流动所构成的挑战等等。这些问题在G20杭州峰会上都得到了确认，同时该会议也强调了加强国际政策协调的必要性。